



史記題評

百一之四

傳四十一之四

漢書門			
八	七	四	九
六	一	十	六
九	〇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八	七
函	一	十	六
三	〇	六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49
冊數	60 (48)
函號	279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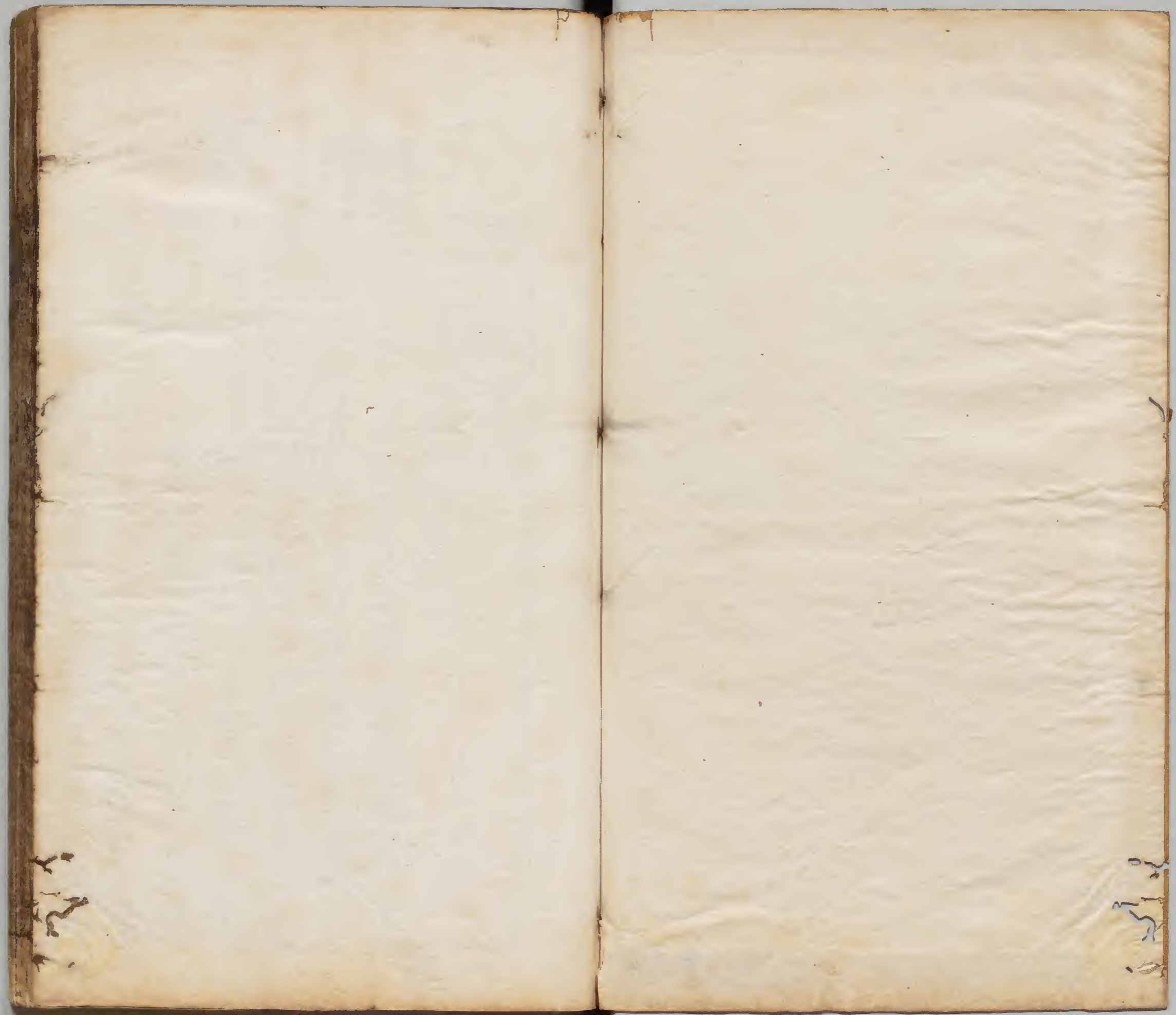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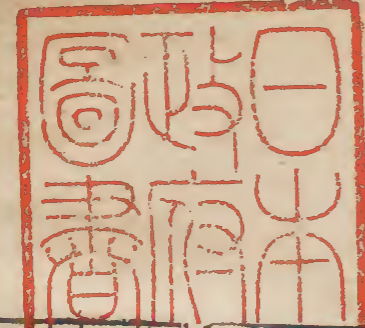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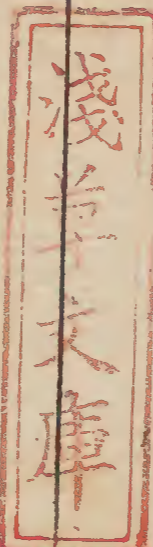






史記題評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
 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曾任盎為中
 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
 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
 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

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吕大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
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
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
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非
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
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
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

子謀反事與呂洽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豔
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
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
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
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
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

高世行
此三人
子謀反

此之
蓋語
淮南
史別

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禍福尚未可知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故曰不測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

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蓋由此名

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

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

夾乘索隱曰小乘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

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

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

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

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

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

衡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

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

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即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

上林中直衛之署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

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

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和下睦

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

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

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

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父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也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

父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

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生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表盎表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表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甚

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表益多受吳王金錢

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益宜知計謀丞史

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

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表益不宜有謀如淳曰益

有姦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表益者表益恐夜見竇

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

上乃召表益入見鼂錯在前及益請辟人賜間錯去

固恨甚表益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

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表益為太常

有從史從史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

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

誅表益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表益自其為吳相時嘗

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益侍兒文穎曰益知之弗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表

益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益使吳

見守從史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

馬夜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

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親如淳曰裁匿吾親不

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使遇害也○索隱曰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

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從醉卒直隧出司

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遂歸

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盜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病免居家與閭里

浮沈相隨行關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盜善待之

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

戲之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

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

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不以

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

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

王侯

王侯

王侯

王侯

王侯

王侯

王侯

王侯

諸公聞之皆多表益表益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

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表益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

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表益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

見表益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

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備之表益心不樂家又多

怪乃之指生所問占徐廣曰指一作服駟案文頴曰

外隱曰韋昭還梁刺客後漢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

云指姓也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厓一如字讀

後也鼂之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

縣人張恢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

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

試射策中甲科補即錯為人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

中乙科補掌故也隋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孝文帝時天下無

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

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

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

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

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

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特言削諸侯事及法

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

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

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鄉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

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壻中門東出不

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壻垣索隱曰壻音乃亂反謂壻外之短垣也又

音而丞相反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

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

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壻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

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

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甯僂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璡曰道由也

關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城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

獲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大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

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以

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

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

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

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史記通平六 一百一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

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

云楚北有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

陽並謂此也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

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

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釋之既朝

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劉俊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又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不知而人相

也上曰長者也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敏此畜夫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

長釋之

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

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

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於是釋之追止太

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

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

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

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常昭曰高岸夾水

為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

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

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循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

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絢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曰顏師

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

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畧反蔡音女居反案斲陳蔡以漆

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

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埋細密堪為埤

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鄠山發北山石

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牢釋之
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
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鋼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
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
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棹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
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
路張贊曰中渭橋兩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
有三所一所在城西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
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
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
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
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
蹕先至而犯

在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
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卻國
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
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
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
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王塚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罇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塚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父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黃曰一作開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

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

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

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開買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

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
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父之釋之
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

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問唐曰父老何

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家

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商法

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

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蓋所父知之乎唐

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綱索謂

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

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

索隱曰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
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
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傲何乃上及
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正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
何及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殺北地都尉
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
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常昭曰

之闔也門中檄曰闔索隱曰檄音其寡人制之闔
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虛言也臣大夫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
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賜決於外不從中
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
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設騎萬三千索隱曰如
構設騎張索隱曰良士直百金也或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直百金言重
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
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
以比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索隱曰崔浩云東胡在
先也國在匈奴之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馬

二

成

故云東胡澹音丁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

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列女傳云

耶戰之倡也正義曰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

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

音似喻反漢書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城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

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五日一椎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

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

謂庶人之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

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

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

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

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

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

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

字少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肩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

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或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漢書卷之六此
子季也人
不復切
切切切

據請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

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漢書卷之六

史記題評卷一百二

史記

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濟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

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

待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

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君

一

游文

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帝時積功勞至太中大

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

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後度故難之徙奮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頴師古云

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

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

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

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

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使房義亦然也又音

婢見反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

訢如也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皇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

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

卿之職也直五日一洗也按五日一洗沐入子

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侍者取

舍小顏以為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

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條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佳

則澆條也一讀踰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則竇

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箭行清

也孟康曰廁行清箭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

空中如曹謂之箭曹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

箭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

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

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內史慶醉歸入

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

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悉肉袒請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
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
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
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
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
點為四是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

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
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
漢書慶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
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
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
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傳
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
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
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
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萬石君傳 張固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
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
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
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戶無名數者四十
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者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
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
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

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能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以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
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
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
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
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
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
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

界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

中都大陵屬焉故綰以戲車為郎乘也如淳曰櫟機

言代大陵人也。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轆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

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

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

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父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

純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

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

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

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

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綰曰具

移易賀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

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

賜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大傅吳楚

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
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昨朝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朝
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
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之臣少主尊寵之

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
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
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

南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

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
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
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

人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

索隱曰案小也顏云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

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

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

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

兗州縣也以仁為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

特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

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張戾曰質重不泄人之

不泄下溼故弱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

穉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

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為

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

是以得幸入卧内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不為

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

不潔淨下溼故得以入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

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

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

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
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
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駘也安丘侯
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
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

及得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鼎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
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
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
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
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其萬
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
而周文處譖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
為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内也故班固曰石建之
人仁曰上自察之所賜常不受也○正義曰上時問
也終無所受此為處譖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題評卷一百三

史記題評卷一百四

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涇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其先齊

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

樂毅之後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

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即中數歲切直廉

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

陳豨反年代相漢七年高祖徃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

余本立

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公等奈何言若蟲出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魯徐廣曰九年十二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鉗王王家奴隨趙王教至長安

貫高明曰趙王教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其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

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教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

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物所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

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

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圃在交州曲阜縣王

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下反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

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

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

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

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

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御史八刺州不常置案三河河南河

東上東巡仁奏事有附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

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右北平是為三輔元月餘上

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

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

時為丞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云武

司直秩比二千石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

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

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

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即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

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

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名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音以政反言邑小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父也

無豪易得高名也

○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

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盜賊也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

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

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

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

後除為三老五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

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戶減萬戶為

長秩五百石皆南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其帳不辨斥免乃

治民坐上行出游其帳不辨斥免乃

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
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
養惡鬻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
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
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
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
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即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
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亦過衛將軍將軍呼所

舉舍人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
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
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
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
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
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
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
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

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
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
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
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
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
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
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
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

百石員十三按若今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
採訪按察六條也
云丞相有兩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
長史秩千石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
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
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
兄弟弟也杜杜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
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
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

史記卷一百四
田仁傳
六

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
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
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
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
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下
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
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

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

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事何也

索隱曰傳音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

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

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其衆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

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

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題評卷一百四

文化年未

